

聖心會第一位傳教修女真福斐理賓杜賢姆姆的傳 教事畧

「姆姆，請你准允，千萬請你准允……」這是杜賢姆姆當時跪在聖女拔拉而前熱烈懇求成全她靈魂上唯一願望的呼聲。聽了這熱切的懇求，聖女沈思片刻，既得天主光照，隨即答道：「好的，我依允你，從此刻起，我便想法替你找尋同伴。」

原來十一年前，建立聖體的那一夜，杜賢姆姆整整一夜陪着聖體，早已聽到天主的號召，叫她到遠地去傳教。十一年以來，她念念不忘，日夜祈禱，克苦砥礪，哀求天主，完成她的宏願。聖心會祖瑪達納素非本也救靈熱切，早已有心把耶穌聖名，遐傳中國，現在見到杜賢姆姆救靈狂熱的激發，怎能不快慰有加呢！遷延多年，無非因為要那位堪當大任的受命者，多受鍛鍊，多經磨勵，那末將來加工造就的良材大器，庶幾不辱沒了天主的大命。

斐理賓杜賢，天賦不薄，有幹材，又有毅力，「杜賢」二字真是名符其實。原來法文 *Duchesne*（杜賢姆姆姓氏）發音和 *du chêne*（橡樹）發音，不謀而合，那末橡

木的堅實和高大，正暗合了杜賢姆姆堅毅高超的性格。一七六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她生在格魯諾（Grenoble）地方。一七八七那年，就進了當地的往見會（Visitation）。一七九一年，被革命黨驅逐，風波稍平，她便購回崇高聖母修院（Convent de Ste Marie d'en Haut）舊址，一八〇〇年終，她率領了部下幾位修女，把崇高聖母修院全部貢獻給拔拉姆姆，她們便從此歸併給聖心會。

一八一七年魯意齊亞納（Louisiane）的杜部主教（Mgr Dubourg）特地到巴黎來，向聖心會總院要求會祖派遣修女，到他教區裏去幫助傳教工作。那時久懷着渡海傳教壯志的杜賢姆姆，正在巴黎。當年五月，美洲傳教專業已很活躍。不久，杜賢姆姆帶着四位修女，便被派遣到那裏去。拔拉姆姆有這幾句臨別贈言，留給她們：「僅爲增多一座祭台和宣化一個蠻人而不辭艱險，遠涉重洋，這不能不算是畢生的幸福吧？這不能不算是永世的功績吧？」

一八一八年二月八日，她們從巴黎出發，五月二十九日，聖心瞻禮日，終算達到美洲，可是再得在米西西比（Mississippi）航行了四十天，才能到目的地。她們簡

直如同聖保祿一樣，不愧也可以這樣說：「經歷了陸地的險阻，海洋的險阻，丹河的險阻：

她們所乘的帆船，真是一葉孤舟，在無涯的汪洋中飄泊，受盡浪濤的肆虐，暴風雨的恐怖，在加司各灣（Golfe de Gascogne）曾經七晝夜逆風的阻梗，在熱帶圈內，轉輾往還，竟至折回了七八次。當時她們的日記中，曾這般記載着：「怒浪打遍了甲板，帆蓬碎裂，作了片片飛，船身前仰後合，左右傾側，桌椅傾翻，東倒西歪，桌上的東西，狼藉滿地，左滾右跌，我們只得都爬在地上，免得滾在別人身上，你壓了我，我壓了你。」

此外，船上起居的失調，飲食的不衛生，麵包和飲料的缺乏，海盜的光顧，物質方面這種種損失，在那幾位熱心的修女身上，比了四閱月沒有聖體可領的痛苦，簡直不算什麼。現在交通便利，郵船設備周詳，或許竟使我們想像不到當時旅行的困苦情形。後來庇護七世（Pie VII）讚頌她們說：「不畏艱難，不懼險阻，移植你們的修院到蠻荒僻壤，爲顯揚天主的光榮，你們的勇敢超過了凡俗，你們配稱女中丈夫國鬚眉。」

杜賢姆姆所理想的目的地魯意齊亞納 (Louisiane)，在十九世紀初年，還是一片未經墾殖的荒土。耶穌會士，既遭殲滅，誓反教便在英國收買那些土地的時候，乘勢崛起。獨立戰爭的結果使美國得到了那些土地的讓與權，信仰自由的光輝，這才開始露了端倪。但是新奧良 (Nouvelle Orleans) 一萬五千個住民中，不過只有兩位神父，米蘇利 (Missouri) 的聖路易 (St Louis) 地方，那時只住着六千居民。在這些區域裏，紅種土人約有十萬，分成五十個部落，散處在山谷和森林裏。

聖心會幾位傳教修女，希望能駐留在聖路易，但是在那裏，杜部主教竟找不到一間可租的房子。只得遣她們到離城北十里的一個荒郊去居住，那裏便是聖嘉祿鎮 (Bourg de St Charles) 這使修女們大失所望，杜賢姆姆記道：「我在主教面前，那時彷彿一塊岩石受到尖錐的鎚擊，我只得閉着眼睛向前，我想，假如天主上智願意的話，它準會給我開路。」

在聖嘉祿鎮，她們創辦了一所寄宿學校，一所女子小學。這小學專收白人和黑人或紅人結了婚所產生的子女。那些修女一方面身任校務，一方面得勞苦操作，才能維持生活。她們那時的生活，窘迫萬分：有時缺少麵包，奶油和植物油類更是終年不見

的食品，她們所能得到的，只有很不適口的熊油。那裏的氣候又，嚴寒難當；不能關閉的門窗，更加增寒冷的侵襲。禦寒的木柴須到林中去伐取，可是雇一個黑人代勞，工資又沒着落。河裏的水，一結了冰，飲料便頓成問題，因為那裏又找不到一口井泉。在她們奄奄一息的爐火旁邊，有時須烘着洗滌的濕衣，單薄的火力，並不能烘乾它們，它們仍冰硬了。至於牛奶，也會結成冰塊，吃的時候，須用刀子劃開。

這些苦況之外，還要加上疾病的磨折，幸而她們的心，都向着天。杜賢姆姆那時寫信給總會長說：「我們的近況，已達到我們所希冀的程度，滿地荆棘，到處艱難，但是聖寵的潤澤，調和了我們的生活。我的幾位同志，嘗透了神貧和克己的聖味，如果教她們享受舒適，那才使她們難以忍受呢！甘心受苦，只想依靠天主，這可不是我們所希冀的態度嗎？」

在聖嘉祿辦理教育事業，起初非常棘手，那些孩子，既不知服從，又不知紀律，但是仁愛和克苦的表率，終於折服了她們的心。當她們知道杜部主教，為教育事業發展便利起見，決意把學校移設到弗勒利桑（Fleurissant）去的時候，這些學生竟哀求主教，把姆姆留給她們，甚至牽衣不肯放行。奧台姆姆（Mme. Aude）曾有這段記載，

敘述當時旅行的情形：一八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天氣嚴寒，杜賢姆姆和我動起身程，手裏各拿竿子一根，圍身袋裏滿裝了玉蜀黍，這樣我們便容易趕我們的牛，不料在雪地裏兜上幾個圈子，我們的牛竟擅自在田裏闢了一條新路，我們就在這條不見一個足印的路上，繼續我們的行程。弗勒利桑也是一個簡樸的村鎮，但是在那裏設立學校，比在聖嘉祿鎮，似乎較勝一籌。

然而經濟窘迫和四顧無援的情形，未減曩昔。這種境況，彷彿到處追隨了聖心會赴美創業的幾位修女。一位味增魯修女竟擔任了她們的造屋工程。房子造成，共計兩層，上層小小幾間算臥室，下層的一大間磚牆土壁，白天就作上課的教室和自修室，晚上權當學生的宿舍。散課後，遊戲罷，學生們便肩荷背負地搬着被褥舖床。等到大家就寢，監護教師裏一層牛皮，選擇一塊空隙，着地躺下，便也安歇。地板雖堅硬，可是一天勞頓後的休息，格外甜密，格外可貴。翌天清早，鐘鳴四下，修女們便又開始她們的勞苦生活。

一天，奧台姆姆正搗牛奶，不料恰被杜都主教撞見，他問她這項技術，是否在拿破崙宮裏學來的。原來她確曾在宮廷裏出過風頭，顯耀一時。她愛過世俗，曾經喜歡

在交際場中應酬。但是，耶穌基多，當她對鏡自照得意忘形的時候，把自己血肉模糊的苦容顯現給她，來感化她，畢竟，基多的美妙，掩蔽了世俗的浮華，她從此甘願獻身給救世贖罪的人子，終身為他服務。

奧台姆姆這種棄世絕俗，慷慨就義的精神，頓時也感動了她的同窗奧克太維培塞爾（Octavie Berthold），她們一同進了聖心修會。這位同窗，原是意大利人，他的父親曾經當過福太爾（Voltaire）的秘書，當然她會熟聞這位抗教大師的言論，二十歲上，她歸正皈依聖教。從此，她愛戴耶穌心情的熱烈，恰恰對照了那位大師仇視天主的深切。那時同她們在一起傳教的，還有兩位法國籍的助理修女。這兩位助理修女對於熱心和克苦，也有很深的造就，並不讓奧台姆姆和培塞爾姆姆專美於前。

當時弗勒利桑，有一位比藉神父，嘉祿特拉克（Charles Delacroix），一位具有大無畏精神的宗徒，他不怕毒蛇猛獸，他不怕江流氾濫，不怕深暗的叢林，十字架是他唯一的護身符。聖心會修女初到美洲，得他的助力不少。尤其他的表率，着實鼓勵了她們的勇氣。助理修女拉瑪姊姊（Sœur Lamarre）那時担任管堂工作，假如我們知道紅種土人污穢的程度，我們便會了解這項工作並不輕易，可是這位助理姊姊，對

於那些可憐的教友，愛護備至，她還教他們唱歌，不久，不但聖堂裏充滿了他們洪壯的歌聲，樹林裏，草棚中也常能聽到他們嘹亮的歡唱。杜賢姆姆一心一德，惟願爲紅人造福，以上所說的，僅是宣化「蠻」的初步工作。在弗勒利桑如同在聖嘉祿和聖路易一般，有各色不同的居民，特拉克神父的後任，是一位味增爾修士叫飛理安特萊神父（Père Felix de Antréis），他按照膚色，把這些居民分成五種：（一）白種，就是講英法語的殖民；（二）黑種，就是非洲的土人；（三）白人和黑人的混血種；（四）紅種；（五）白人和紅人的混血種。據這位神父說，每種顏色，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特點。因此，對待他們的方法，也當隨機應變。聖心會在聖嘉祿不是已經辦過紅白合種和黑白合種人的小學嗎？她們在幾個月時期裏，竟把這些無知，自私，和桀驁不馴的孩子，用愛德工夫逐漸感化過來。不久以後，她們又去辦理黑人事業。據說：「這些可憐蟲，生長在奴隸生活中，好像是生來爲受苦的，他們有時是專供主人情慾的犧牲，因此，對於宗教信仰的認識和按照教規的循理生活，爲他們幾乎是不可能。對於這些可憐的人羣，工作並不困難，他們一向被人輕視踐踏，一朝受到白種神父的照顧和扶助，怎有不感激涕零的呢！」而招待和幫助這些爲黑人造福的傳教神父，便成

爲杜賢姆姆的主要任務。

一八二三年，弗拉芒籍的十一位耶穌會修士，在那雄奧朗（Guillaume d'Oran）虐政之下，遭受驅逐。他們便到米西西比省的米蘇里區來做傳信工作。其中有稽康旁神父（R. P. Van Quickenborn），殖民地的院長，是一位信仰堅固而勇敢過人的長者；當曼望神父（Père Temmerman），稽神父的助手，五位出身望族的初學，年紀都不過在二十和二十七之間；此外還有四位助理修士。

杜賢姆姆盡力幫忙，真是不遺餘力，她不但推己及人地解囊相助，還代他們在當地及母國的富戶前呼籲。她說：『假如我的血肉，能變成金錢的話，那末我甯毀身補助傳教事業。』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她捨身助人的精神是到了何種程度。神父們在弗勒利桑，得到她如許助力，衷心自然感激萬分。耶穌會的總會長福蒂神父（Fortis）心感之餘，竟頒布了這項特許：杜賢姆姆和聖心修會得永久參與和享受耶穌會裏的一切神業、工作，和聖功。

另一方面，自一八二〇年起，聖心會在弗勒利桑所辦的寄宿學校，日漸發達。聖路易城裏的世家望族，多派遺子弟赴校就學。他們爲兒女們所期待的善良教育是找到

了，惜乎那時校舍設備，因陋就簡，家族對這一點，不能完全愜意。修女們自奉既儉，凡可以分潤給學生的，無不努力，因此學生們所期望的限度，尙能達到。至於那時學生們的精神非常可嘉，她們也很虔敬，在她們致總會長姆姆的信裏，曾有這樣的語句：『請您把我們獻給耶穌聖心，護我們能緊緊追隨聖心，永不和它分離。』這項請求，當然得到總會長的垂青。

辦理學校之外，修女們也企圖別種事業。她們現在想創辦一所本地人的初學院。拔拉姆姆卓見在先，她在巴黎寄給杜賢姆姆的信，早已這般說道：『傳教事業，最好由當地本國人維持，這是絕對必要的。』杜賢姆姆便也復道：『求天主賞賜我們有當地入會的本國修女。』

艱苦的過程，是任何人所免不了的。且說杜賢姆姆那時便首當其衝。一八二〇年九月，她染了一身丹毒，接着又患胆性寒熱，一病多時，幾致不起，稍稍就痊，與台姆姆和培塞爾姆姆又因勞頓過度，相繼墮倒。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這多病多難之秋，她們又少掉安特萊神父，修會的維護人，支持者。同時杜賢姆姆又接到甥女阿樂意柔物 (Aloysia Jouve) 的噩耗。柔物姆姆本是杜賢姆姆心愛而器重的一個，現

在竟在格魯諾修院逝世，這亡者早已有心做她姨母的臂助，誓志以歿，能不該然！但是既然天主並不利用她的能力而偏有意挑選她做犧牲祭品，那末誰知祭獻犧牲的效果，不無大補於傳教事業呢！痛苦不往往是勝利的代價嗎？

弗勒利桑初學院的第一個應募者，是助理修女瑪利蘭敦 (Mary Layton)，一個簡樸的好女子，她不知書算，可是愛主深切，不顧當地的成見，她竟在一八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穿衣儀式。據說她的穿衣儀式，還是在馬廐中舉行的呢！又據杜賢姆說：「當她在泥淖中，冰堆或雪地裏趕牛時的困苦，是難以想像的。」由以上的傳說，足見這位助理修女，雖係新進，可是克己耐勞的精神，已有了何等的修養。總之因為那時她們環境的狼狽，處處可以找到克己的機會，在杜賢姆寫給總會長的書信中，便可窺見一斑，信上說：「此地沒有木屐，我很希望能得到幾雙，趕牲畜的時候，我們常常浸在水裏。」

修女們的克己生活，竟感動了好些學生，她們懂得在犧牲精神裏，可以得到極大的幸福，而且為天主服務，為人羣造福的一種生活，是有着何等的價值。在第一批應召的初學中，有這兩位：沙勿略哈密爾敦和萊吉士哈密爾敦 (Xavier et Régis

Hamilton)。她們是在一八二二年進弗勒利桑初學院的。這二位和許多別的本地修女，後來都承繼了杜賢姆姆在當地的傳教事業。杜賢姆姆見到當地應徵入院的初學，人數激增，爲勢非常踴躍，不禁欣喜滿意，她歡然說道：「美洲人來應召的，要算最踴躍最爽利了，她們一經歸正，便都格外熱心，服務也格外有恆。」

美洲既然供給了相當的修女名額，拔拉姆姆便成算在胸，計畫要創辦新的事業。在聖路易下部三百里之外，有一個區域叫做奧百魯薩（Opelousas），那裏有一位富孀史密士夫人（*Mme Smith*），她把她的土地大邱（*Grand Coteau*），捐了一大份給聖心會。新院成立，奧台姆姆就當了新院的院長。她不避艱險，不辭辛勞地創建新業。一身兼任數役，水泥，土木，油漆工匠，她一一當過。水土的不服，終於使她病倒，杜賢姆姆聞訊之下，趕忙領了兩位修女，前去慰問，幫忙。從聖路易到大邱要經十九天的行程，才能到達。

奧台姆姆一見助手蒞臨，自然歡迎快慰。那時大邱新院，已有學生十七人，一切欣欣向榮。杜賢姆姆嘉許當時辦事人的精神說：「安日尼女士（*Mme Eugénie*）是一位

和耶穌聖心有密切關係的人，她如同別位耶穌聖心的忠徒一般，能邀天主無數恩寵，此外，她服務的忠誠是異乎尋常，而且還有過人的勇敢。○人世間的事，往往好景不常，杜賢姆姆在奧百魯薩，勾留了三星期，便須告別，離別之情，悽惻動人，因為這些修女，雖然堅毅勇敢，但是她們的心，却未嘗不富於深厚的感情。動身的一天，杜賢姆姆和另一位修女，乘坐一輛駕着雙馬的小車，其中一匹是奧台姆姆的一匹騾馬，結果車子陷入泥淖，趕車的黑人，替代了馬，才把車子扶起，在那次旅行中，杜賢姆姆還得遭遇不少困難，她艱苦卓絕的精神却因此表現無遺。後來她到新奧良城候船，不幸旅途病倒，幸得和蘇勒會修女們 (Ursulines) 的熱心照顧，終算不曾吃了大虧。照醫生的意見，杜賢姆姆：病體應當調換空氣，她只得遵命在愛克拉 (Hella) 登舟，預備作四百里的長途跋涉。她的病勢忽然轉劇，原來她患了黃熱病。那時同船的人，死亡相繼，杜賢姆姆亦扶病在身，她却不願自己的病苦，反奮勇去看護同舟病人，終至病重不起。船抵那頌 (Natchez) 對岸，她和同伴被迫登陸，她們預備渡江進城，然而當地的人，拒絕收留，那時真是進退維谷，左右為難，病患交迫，困苦萬分，她們只得聽天由命，在沙灘上等待，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一個鄉人，正遭妻子新

喪，留有空床，願意收留她們。於是杜賢姆姆得在新喪的床上休息病體，至於死人蓋過的被褥，那還顧得。這些物質方面的厄運，正還比擬不了她靈魂上所遭進的痛苦。她多時未能領主，因此靈魂上的饑渴，無法解除。她寫信給總會會長說：「這次旅行中，我喪失了一百二十次望彌撒和八十次領聖體的機會，希望這些損失，別是徒然枉費。只願我這重大犧牲，成爲新事業在這方面發展的代價。」後來，她乘船到生西那的（Cincinnati），又經過不少周折，才在一八二二年的年終，回到弗勒利桑。她誠如耶穌的宗徒一般，堪以接受主耶穌說的這句話：「爲我聖名的光榮，我不惜教她犧牲受苦！」

犧牲苦難，正還多着呢！杜部主教因故離聖路易它去；留校學生人數，又因種種不幸的原因而大爲減退。但是天主破壞一件事情，往往爲利於建設而才破壞的。現在，她確把校基，在層層拆除，可是初學院的基礎，她却步步使它鞏固。那時在院的本地初學修女，年歲雖都很青，修養工夫已着實不淺，她們對於神貧之德，尤其趨之若鶩。因爲神貧是她們淨配耶穌的號衣。有一位把杜南神父（R.P. Dunand）遺下的舊袍，改作外衣；另一位，把學生遺棄的舊紗裙，改成披紗。

解能女士 (Mme Anna Shannon) 進會不久，已是聖心會裏勇敢有爲的修女。一個嚴冬，從牛棚提了牛奶回來，當她手把門球開門的時候，因爲天氣的寒冷，她的手竟被門球吸住，皮膚起泡凍裂，苦楚的眼淚不禁涔涔下垂，然而也霎時冰成淚柱，凍結在臉上。她預備教課，往往在掃地割草，洗滌，熨燙衣服的時間中，忙裏偷閒地抽暇工作。她的教本，有時放在地上，有時放在凳上，預備好一頁，便放下書本兼顧別的校務，這樣輪流工作不輟。凡此種種：都不過表現那時當地初學修女們的神貧克苦精神，已臻何種境地。

上面不是說過學校人數漸次減退嗎？杜賢姆姆却因此反能專心致志於救貧事業。那時一位很有聖德的奈克冷神父 (Abbe Norwick) 在米蘇利設立修院，專務救濟事業，他竭力鼓勵杜賢姆姆也幹這種工作。聖心會不久便在弗勒利桑創辦了兩所貧民學校，一所專收女孩，附設成年學生一班，一所專收男生。

美洲紅人的勢力，那時日益衰退，他們的土地也日益窘蹙，這種情形，很激起修士和修女們的同情心。耶穌會修士很想教化他們，杜賢姆姆記述當時紅人的話道：「直到現在，對你們的話，我們不生耳朵，現在我們得生一個聽聽，我們願意學白人的

生活。杜賢姆姆曾經做紅種女孩的代母，當修士們在各部落裏挑選六個紅種男孩，預備施以相當教育，她便慈母般扶育這些孩子，她代他們洗滌縫補，擦抹，整理，無所不爲，誰知道這些土人污穢程度的，才能明瞭杜賢姆姆的愛德工夫，是何等的深。

但她並不以爲足夠，稽康旁神父知他最深，某晚，他領了兩個蠻族小女孩，去見杜賢姆姆，孩子們怕羞，躲在神父衣襟下面，杜賢姆姆却樂不可支，她寫信給拔拉姆說：紅種土人學校，已開始創辦了，我們派奧各修女（O'Connor）管理這所學校，校務使她不能抽身，多和我們相見，夜裏，她住在校裏，白天大部份時間，亦在校裏，小紅人喚她「媽媽」，到處跟隨着她，跳躍在她的左右，這些孩子不慣定居生活，有時教師姆姆，得到樹巔去找她們的學生，總之，她們喜愛自由的野心，遠勝於求知的慾望。

經過八年的艱苦生活和努力奮鬥，聖心會在美洲的成就，僅僅是對於紅種印地安人的事業，一所貧民學校的創設，幾位初學的造就，和大邱一所分院的成立，但是眼光須放得遠大，未來的發展，方興未艾，而且正奠基在這初步的艱苦，和不斷的奮鬥

尤其，她們給予傳教士們的助力，不久便收到宏大的效果。上面不是講過幾位顛沛流離的耶穌會士怎樣得到杜賢姆姆的臂助，帮忙？其中幾位初學修士，不久升任神父，散處米蘇利兩岸，擔任傳教工作。還有味增爵會士，担任米西西比和白河（Rivière Blanche）流域的教務。新教區在那時成立的有好幾處。傳信史上，那時着實放了一線曙光。當時有人記述道：「這些區域彷彿竟形成了一個基多公教的新歐洲，它足以補償聖教會在舊歐洲的損失，這種驚人的成績，豈是我們始料所及的呢？此後一世紀裏，這些荒土，或許竟會變成千萬居民的都布！它們將成爲流傳真理的區域呢，抑或爲散播左道的地點？誰有拯救靈魂的熱誠的，誰有造福同胞的宏願的，對這問題，都該深思。」

聖心會在繁榮的大道邁進中，對於救世事業的貢獻也與日俱增。一八二六年便有奧台姆姆的受任管理聖彌額學校（St. Michel），這所學校是甫經成立在新奧良城二十里外的·奧台姆姆·記述當時情形說：「我不過帶了四百五十銀元，這筆經費，供給我們旅費之外，還得維持九個教職員的生活，學校的一切日常開支和雇用一個黑人。如果要靠我們自己，簡直難乎其難。但是如有天主相助，那末足夠有餘！」修女們當

時經濟狀況的困難，拮据情形，在此又可窺見一斑。

進餐時候，碗碟不夠，她們甚至只得環坐在鍋子四周，每人依次更番進食，可巧一個雜貨小販，路經該處，修女們購得白鐵碟子六個，但是一時不能償付貨價，說明翌天還賬，暫時她們每人有了食具，第一次得到同時進食的便利，然而一餐未竟，債主已經踵門索欠，因為沒有款子，只得依舊歸還原物，她們那時，甚至沒有購買六個碟子的經濟能力。

聖彌額爾學校進行順利，這給予了傳教修女們極大的慰藉，杜賢姆姆克苦砥礪，對於學校的發展，濟助不少。會祖寫信給她，囑她善自珍攝，保留晚年可貴的餘力，因為事業前途的發展，正需儲力備用，杜賢姆姆的覆信中有這幾句動人的言詞：『我僅願保留餘年，以便在更大的事業中，可以犧牲。我覺得今生，決無安閒休息之時，假如我生，能為聖心光榮，報効犬馬微力，那末我甯願鞠躬盡瘁，不計成敗，不計恩怨，老死無聞，只圖耶穌聖心唯一的光榮。』

聖路易鎮漸漸發展，日臻繁榮，已有形成大都市的趨勢，當局鑒於情勢，知道教育事業，急待振興，便要求聖心會到該處去辦學。杜賢姆姆得了總會長的祝福便欣然

前往、聖女拔拉一面從法國派遣助手，一面慰勉有加地贊助鼓勵，她說：『我們的幸福，將在天國發榮滋長，我們愈肯爲天主犧牲，愈肯爲人類服務，我們將來的幸福便愈加擴大。』新校校舍，是經人捐助的，房屋寬大，可是陰暗破舊；作爲聖堂的一部，地勢低濕，蟲蛇雜處，蟻鼠叢生。據杜賢姆姆說：每到晚上，她聽見大蜘蛛羣集作怪聲，竟如同鳥鳴一般。那時最感苦痛的，就是缺少神父，不能舉行彌撒，幸而不久，校務日趨發達，事業逐漸擴充。

離聖彌額爾學校不遠的地方，曾有培芽拉富庶 (Bayou-la-Fourche) 新校的對峙，惜乎創立不久，便遭停辦。那時最使杜賢姆姆樂意的，却是聖嘉祿的事業。一九二八年十月，應耶穌會修士之召，她回到那裏。耶穌會士那時在聖嘉祿，彷彿建立了一個前站，專爲救濟紅蠻部落以及歐洲和東方遷殖的移民。留備杜賢姆姆等所居住的房子，原是和牛羊雜處的一廝板屋。她們帶去的用具，也簡單得可憐：被單四條，飯巾六方，被四床，褥兩床，茶杯四個，碟子六個，咖啡壺一把，爐子一具，鍋子一隻，茶葉一磅，米十二磅，糖和咖啡各一袋，此外還有醋一瓶和彌撒用的酒一瓶。就是這樣，她們建設起來，光明的前途，等待着她們。馬德文姆姆 (Mère Mathévon)

受任新校校長，聖嘉祿學校在她管理之下，學生日多，據她信上說：從此，城中居民，只聽得祝頌聖心和聖母的歌聲。

杜賢姆姆遵總會長之命，每年得赴美洲各地，視察學校；各地校長和主任姆姆每年亦須在聖彌額爾集會一次，從次杜賢姆姆固定的勞作生活，一變而為流動生活。對於行政掌管，她自視才短不如她人，她只願服從。但是拔拉姆姆依舊保持她在聖路易的院長職位。當時逆境的事，在她身上，紛至沓來。聖路易和聖彌額爾那時虎疫盛行，疫勢猖獗，蔓延全境，修女們也不能倖免。培塞爾姆姆杜賢姆姆第一流助手中的一個，首先遭難；奧台姆姆又被召回國，去担任總協理的職務。杜賢姆姆突然失去這些臂助，不能不感覺獨力難支，孤掌難鳴。一八三四那年，聖路易的院長職位，又被撤去，換了弗勒利桑的職位。

一八四一年，她以普通修女的資格，回歸聖路易城，在這時期裏，她在聖德的路途上，邁步前進。她的同事，都稱她為聖心修會裏的方濟各撒勒爵。(Le François d'Assise de la Société)因為她一身和她四周的事物，都烙上聖傷印號。她睡的是

張旅行床；——杜賢姆姆一生在世，僅在旅行。——她穿的是千補百衲的破衣；她吃的是學生們剩餘的乾麵包，積聚起來，放在白鐵壺裏，澆上少許咖啡牛乳和以清水，便算她的食品。至於她的工作，日夜不輟。她每到學生和同事們的臥室去搜尋破襪，更深夜闌便一一代為織補。遇有病人，她便不辭辛勞，終夜在旁護守，據說她有時竟連守到十一夜。再說祈禱神業呢，杜賢姆姆簡直依天主為生，對於聖體她有難以形容的愛情，往往整點鐘整點鐘拜倒在聖體前，不願離去。

她晚年蒙天主特恩，償了宿願。原來那時紅種部落的一支，被聯邦政府追迫，逐出森林，流離失所，幾無歸宿之地。追隨他們飄泊的，却有一位神父叫北提神父（M. l'Abbe Petit）的，蠻人對他很有好感。他們說：「這位黑人，並非外人，簡直是我們紅人的同種。」紅人漸漸退處奧薩河（Osages）和米蘇里的交流處，那時，熱心的黑人，年老力衰，盡瘁而死，臨終，他把這些可憐的紅人託付給耶穌會。杜賢姆姆得知，便不顧自己高大的年齡，衰退的弱體，要求拔拉姆姆許她去宣化這些紅人。史曼神父，（Le Père de Smet）對派赴美洲巡察的一位茹里曾姆姆（Mère Galitzin）

說：「假如沒有天主祝福的人光臨，那末休想在蠻族中有何建樹。」

總會長因此毫不遲疑，立刻批准杜賢姆姆的請求。正在這時，教宗額我略十六（Grégoire XVI）在會祖前示意，願意聖心會到紅人區域去建立修院。但是杜賢姆姆那時已是生命僅屬，墓木將拱的老弱，怎堪再事遠征呢！然而范哈洪神父（Père Verhaeghen）堅欲杜賢姆姆前往。他說：「縱使要肩荷背負着她，我們亦需要她，如果她不能工作的話，她的祈禱，也能爲我們邀得天主的祝福！」

六月二十九那天，在聖徒伯多祿，保祿蔭庇之下，杜賢姆姆等動身出發，十月七日她們到達砂糖浦（Sugar Creek），一路有成羣結隊的紅人，指示途徑，勝利的大道，簡直展開在前。忽然，前面一片草地上，出現了三百五十個紅種土人，騎馬列隊，等候招待嘉賓的蒞臨，他們鞍轡整齊，服裝鮮艷，頭上飾着羽毛，兩面旗幟，一紅一白，樹立左右，臨風招展着。范哈洪神父便趨前介紹道：「孩子們，這位女士，三十五年以來，念念不忘，祈求天主，要到你們中間來。」紅人首領聞言之下，立刻趨前道謝，首領夫人也發言道：「你能前來，我們都不勝歡迎，爲表示我們的快樂，婦女們將一一和你抱吻！」於是，這年高德劭的杜賢姆姆一一和她們抱吻爲禮，至七百余次

之多。婦女見禮既畢，還得和男子們一一握手。

砂糖浦那時，已半基多化，但是還有不少事業尙待開發。聖心會的女子學校，一經設立，踵門入學的便有五十多人。初民式的茅茨工階，漸漸代以樹枝編結的屋子。他們的進化速率頗不遲緩。蠻族區聖堂和耶穌會士居處，常常接踵連袂有人前來；聖體欄前也常常萬頭攢動，絡繹不絕地有紅人更番領主。據院長馬德文姆姆說，她會親見領聖體時，聖奧司蒂曾有二次，從神父手中，脫手而出，自動飛向一個蠻族貧婦的唇邊。杜賢姆姆學習土人方言，爲勢已不可能，她對英文，曾下過功，惜乎沒有什麼成就，紅人番語，更難學習。用言語來宣化，不是她的特長；用祈禱來感化，才是她獨到的工夫。她在本區堂裏，往往繼續祈禱，至八點鐘之久。當她跪在聖龕前，屹然不動，默默祈禱之際，蠻人見了，不知不覺，對她發生敬畏，有時竟在背後，暗親她的衣緣，表示敬意。他們還贈她徽號，稱她謂：『常常祈禱的婦人。』

極端的節約克苦生活，終至使她憔悴不堪。原來那時修女們的生活，備極艱苦，常至饑餓不繼，有時，一車南瓜便是她們一星期唯一的食糧。杜賢姆姆所睡的床，簡直是一個十字刑架，她爲當地紅人靈魂的福利，願意犧牲受罪。總會長得知底蘊，深

恐杜賢姆姆的衰年弱體不復堪當這種艱苦生活，憂心之餘，便決意囑她回聖嘉祿去，杜賢姆姆很願從命，但是要和她心愛的蠻人分離，於心何忍！此後十年，她隱晦地度着殘年，她最後的祈禱，最後的忍苦，實集了她一生傳教事業的大成。一八三二年八月十六，她領受最後聖事，十一月十八，杜賢姆姆棄世長逝，享年八十有四。

杜賢姆姆在魯意齊亞納經過了三十四年的征戰，立功異域；現在退休歸田，終究在首次効命的疆場上犧牲畢命。假使說死亡是勝利，那末杜賢姆姆的死，委實就是勝利。她的墓地，也得了很大的光榮。當一八五五年，她的遺體，搬進特地建設的小堂，屍身完好如初。一八七六和一八九六年間，主教查驗她的遺體之際，她棺中滿貯的清水，因她的轉求，治愈了無數殘廢。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七日，聖禮部 (La Sacrée Congrégation des Rites) 終於把斐理賓杜賢姆姆真福品和聖品的議案，提出討論。一九二五年在梵蒂岡舉行的傳教事業展覽會裏，這位傳教修女的遺像，已有了顯要的地位。她熱烈的目光和指示在世界地圖上的姿勢，彷彿在詔示衆人說：『耶穌聖心，應當君臨此土，治理萬民。』

天主祝福了她的事業：杜賢姆姆死後，聖心會在北美洲已有十六所繁盛的修院和二百七十八位修女，這都是有賴於她的祈禱和德表。馬德文姆姆在她死後，承襲她的遺志，終身為那些紅人盡瘁服務。當紅蠻在砂糖浦，再遭驅逐，經崗薩谷 (Kansas) 渡河退避，斬荆披棘，開闢榛莽，惘然不知所措之際，馬德文姆姆始終在他們的左右。與其說她追隨他們，不如說她領導他們更為確切。此後在聖瑪利 (St. Marie) 的傳教事業，可喜也復可悲。那些紅人，時間不分晝夜，事情不論鉅細，常到馬德文姆姆的草屋裡來求助。有的是來點一個火，有的是來燃一支烟，這個因為餓了來求食，那個因為孩子睡不安來請教。他們求教馬德文姆姆如同汲取泉水，取之無盡，用之不竭。馬德文姆姆簡直不愧是杜賢姆姆的同志。

沙南姆姆 (Mère Shannon) 也是一位偉大的傳教修女。黑人學校在一八六五年的建設，須得歸功於她。那時反對黑人學校的，勢力偉大，她終於克服一切困難，達到目的。聖彌額爾和大邱兩處地方，不久便已招收不少黑種學生。這事業現在還繼續發展着。而且，在這些向不被人重視的黑人裏面，神品和修會聖召，已有了不少收穫。由同種人提高同種人的地位，這原是聖教會的意旨啊！

聖心會在美洲的發展，一日千里。現在北美合衆國 (Etats-Unis) 和加拿大 (Canada) 已有了三十三處修院和一千二百多名修女。社會各級來肄業的學生更不計其數。

當杜賢姆姆彌留之時，盧西姆姆 (Mère du Rousier) 適從法國動身，赴南美的智利 (Chili) 創立修院，路經聖嘉祿，杜賢姆姆和她相見，衷心快慰，難以言喻，她在臨終前夕，特地祝福了她。盧西姆姆在南美的創業史中，有着不少可歌泣的事實。聖心會在南美的事業，亦蒸蒸日上。智利現在已有五座修院，秘魯 (Pérou) 古巴島 (Ile de Cuba) 波多利哥 (Porto Rico) 阿根廷共和國 (La République Argentine) 墨西哥 (Mexique) 巴西 (Brésil) 烏拉圭 (Uruguay) 哥隆皮 (Colombie) 等地。經過許多努力，費了不少心血，修院先後在以上各地所成立的，達二十七處。

從一八七八年起，在海洋洲 (Océanie) 也已有了杜賢姆姆之同志們的足跡。在該洲，聖心會分院，現已分布到新西蘭 (Nouvelle Zélande) 的蒂瑪因 (Timaru) 奧克蘭 (Auckland) 和惠林頓 (Wellington)；澳大利亞 (Australie) 的墨爾鉢恩

(Melbourne) 勃利司罷 (Brisbane) 和雪梨 (Sydney) 等地；在雪梨兩所中學之外，還有一所大學。總之聖心會修女的足跡，真是無遠勿屆，耶穌聖心的光輝，在全球五洲，無不普照。

杜賢姆姆最所心醉的事業，便是直接的傳教事業。各地教區，因此現都奉她為傳信先驅，護教主保。

聖心會修女的踏進非洲傳教，原非初次，在亞爾日里亞 (Alger)，經過六十年的奮鬥，半世紀多的工作服務，已有相當成績。不幸，因當局一道禁令，遂遭封閉。然而開羅 (Caire) 和愛利波利 (Héliopolis) 兩地分院，終究先後在一九〇三和一九一一年間重又開創。一九二七年比屬剛果 (Congo Belge) 的萊奧彼得城 (Léopoldville) 也設分院。此後，基巴各 (Kipako) 和尼波薩，尼博瑪 (Mbansa Mboma) 等地的修院，亦相繼成立。

繼續聖方濟各沙勿畧 (St. François Xavier) 的遺志而踏進日本，這正是杜賢姆姆日夜所企圖的理想。一九〇五那年，理想終於實現，聖心會修女在日本登陸。現在

東京 (Tokio) 和神戶 (Kobe) 附近的 (Obayashi) 已有兩所修院設立。

上海分院在一九二六年，亦告成立，現在大，中，小各學校肄業的，已達一千四百多人。公教女子大學，在中國興辦成立的，實賴聖心會首創先例。

聖心會最近成立的分院，就是一九三八年在孟買 (Bombay) 所成立的一處。一位美籍修女和幾位英籍修女，通力合作，在當地設立了一所女子大學，波斯，印度，回教女子，均可入校肄業。

杜賢姆姆在天之靈，環顧全球大地，她所發倡草創的事業，發展繁榮，蒸蒸日上。當能含笑天國，如願以償了。她生前怎地願望聖教的得以廣揚，真道的得以遍傳，希望因她的功德，能使各處修會，傳教士女的人數，日益加增，庶幾他們的足跡，走遍全球，廣化萬民；尤其希望，在各教區本部，能够多得先知先覺，步她的後塵，慷慨獻身於他們本土的教務事業，那末，正是我們所馨香祝禱的！

耶穌聖心，爾國臨格於普世！

